



公元766年暮春，一艘船从云安（今重庆云阳）驶出，缓缓进入瞿塘峡口，来到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。船上坐着55岁的杜甫。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已逾十年，长安收复也九载，可天下仍是四分五裂。一年前，好友严武去世，失去依靠的杜甫，离开“春夜喜雨”的锦官城，沿岷江、长江东下。

在云安，杜甫因病滞留半年。或许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去长安求官的念头，或许早已因垂老而想要落叶归根，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”但杜甫在夔州一停留就是21个月，他写了430多首诗，占其传世作品总数的近三分之一。

杜甫漂泊太久 久留夔州寄诗白帝城

夔州，三国刘备托孤的白帝城所在。白帝城扼守瞿塘峡入口，古称“夔门天下雄”。杜甫为何在此地停留这么久？是穷、是病，还是三峡险滩不宜过冬？许是夔州给了他一种奇异的安稳——这里的盐泉滋养着巴蜀，橙树遍植山坡，江上船工喊着号子。或许一个漂泊太久的人，想停留在这峡谷之中，安静思考一下自己这一生还剩什么。

夔州城依山而建，石阶如悬梯，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写白帝城“西南临大江，窥之眩目”。年老体弱又刚病愈的杜甫刚到夔州，来到某座地势极高的楼阁，写下《白帝城最高楼》。第一句“城尖径仄旄旆愁”，不说“城高”，却说“城尖”。尖是刺，是锐角，是站不住脚的地方。如果说郦道元描述的是地理之险，杜甫写的则更多是精神之难。杜甫写的是楼，也是自己——一个来自中原的士人，悬在巴山蜀水之间。

“峡坼云霾龙虎卧，江清日抱鼉鼉游。”拉到近景，山峡裂开，云气苍茫，岩石纹理像龙虎盘卧；日照清江，波光潋滟，滩石像鼉鼉沉浮。然后再把目光拉远，“扶桑西枝对断石，弱水东影随长流。”扶桑在东，日出之处，杜甫却望见它的西枝；弱水在西，鸿毛不浮，他却看见它的东影。这在地理上和视觉上都不太可能，可站在白帝城最高处的杜甫，把这两极生生拧在一起。这是想象也是夸张，文学技巧的背后，是心力的溢出。当一个人被现实挤压到墙角，他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把天地重拆一遍。

诗圣在夔州危楼一声叹，诗成万古愁

张杰



杜甫画像 本报资料图片

夔门 图据奉节县人民政府官网

《白帝城最高楼》

唐·杜甫

城尖径仄旄旆愁，
独立缥缈之飞楼。
峡坼云霾龙虎卧，
江清日抱鼉鼉游。
扶桑西枝对断石，
弱水东影随长流。
杖藜叹世者谁子，
泣血迸空回白头。

七言律诗的巅峰 他用诗歌告别世界

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教授说，杜甫在夔州诗里呈现出一个新的主题倾向：全面回忆。《壮游》

《昔游》《遣怀》，追忆少年裘马、开元盛世；《八哀诗》悼念那些死在路上的朋友；《咏怀古迹五首》隔着几百年与庾信、宋玉、王昭君、刘备、诸葛亮对坐。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回头，仿佛要把一生重新过一遍。《白帝城最高楼》尾声，杜甫问：“杖藜叹世者谁子？”石阶上没有别人，高楼里没有别人，整座白帝城唯有江声如诉。他自问自答：“泣血迸空回白头。”江风吹动他的衣袖，远处传来川江号子的余音。

学界公认，七言律诗在杜甫手里达到了巅峰，而他在夔州时期写的七律诗，是巅峰中的巅峰。《秋兴八首》《咏怀古迹五首》《登高》，无一不是扛鼎之作。《白帝城最高楼》不常被列入杜甫代表作名单，因为它太“拗”了。平仄不依常格，对仗奇崛拗怒，连用韵都带着磕绊。清初学者王士禛说它“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”。或许，这首“拗体”才是杜甫夔州诗最诚实的自画像。

杜甫似乎特意要让崎岖的声律应和他的破碎——声音断裂，句式偏斜，每一个字都像他一样，悬在悬崖边上。就像夔州的栈道，凿于绝壁，每走一步都惊心动魄。与其说是在文学上有追求，不如说杜甫此时已是用诗歌来向世界告别。唐大历三年（768年），在夔州度过59年生命里最后一段安稳时光的杜甫，又启程了。春天，他过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，漂泊于湖南。两年后，死在由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。

城市兴废变迁 唯有诗句代代相传

120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白帝城早已不是旧时的地理旧貌。三峡大坝蓄水之后，大江横陈，江面浩渺如海，唯有夔门雄峙，壁立江天，千古雄壮不改。巴山蜀水之间，这样的变迁并不稀奇。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在不断改变——江水改道，城池兴废，栈道朽烂又重修，唯有那些写在竹简和石碑上的诗句，一代代传下来，成为不变的坐标。

杜甫登临的那座高楼，有说是白帝山巅，有说在瀟西某处，众说纷纭。诗魂常在，楼就不会倒——它立在每一页书卷里，立在每一个读过“杖藜叹世者谁子”的人心中。

每遇江风自峡口呼啸而入，总有来到三峡的游人，在白帝城的某级石阶上忽然驻足——念起这首《白帝城最高楼》，念及那个诗笔沉郁、心忧天下的诗圣，念及瞿塘险隘、巴蜀山川，曾真切映照过一个伟大而孤高的灵魂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



无人机拍摄的白帝城及周边景象。图据新华社